# 捧腹編

# 捧腹編目錄

卷七

晉書

亦復可爾耳　巢許豈足多慕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爲爾　四伯擬四凶

必我孟祖　在有無間

我自卿卿　充純相誂

桂林一枝　如君於盧毓盧珽

大笑落水　小兒擲尾石

糠粃在前　竊謂無復見勝

頭可截否　小苟酷於大苟

羅什吞針　新婦配叅軍

此客必作賊　老妓戲溫

殺天子賊　地不能載

孤不羞走矣

載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老拳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安敢夢生天子

拜賊卿國士　含辛爲淚

不改帝號

漢書

朱儒飽欲死 歸遺細君

大要教咸讇 眉憮

陳驚坐 漢兵其如予何

後漢書

刻掌文 罵畜産

囬賜不稱官閥 舜比德唐堯

累世通家 一笥餌得都尉

太常妻 邊韶口辯

遣將讀孝經　遽如許

魏志

中聖人

蜀志

彼有其具　一拜一起

卓氏賢買臣妻　人自敬丞相長史

潞涿君

吳志

國姓相嘲　諸葛子瑜之驢

魏畧

當唯爾諾　執虎子

何故考囚　酒徒蔣濟

公羊未肯服

典畧

竒生乞與汝

漢晉春秋

料生不便料死

吳書

反覆沒飲　　　　　葬陶家側

吳錄

盛沙塞江　　　　　捋虎鬚

江表傳

鸚父

諸葛恪別傳

禕恪相嘲　　　　　所出同

西京雜記

倉卒客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孫歆豈無兩頭乎

# 捧腹編卷七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武林金宗化玄度父校

## 晉書

### 預生送歆

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杜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杜預頸

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直戲耳無謂

奪我鳳凰池

荀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賀者眞可笑

王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

可謂恂恂濟濟

譖調

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孫皓譏王濟

武帝嘗與王濟奕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側者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體似聲眞

王武子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王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

不名不笑

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客皆笑楚顧曰諸君
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李陽亦謂不可

王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
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
刺史李陽京都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
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大俠能令悍婦憚可敬

舉阿堵物却

以補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

衆聞有澄郎大子乃見仗叔阿舉乎

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

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不以新婦屬小郎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王澄年十四諫

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

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

脫踰牕而走

舊疾復發

士人宗廞嘗因酒忤王澄澄怒叱左右棒廞郭舒厲

若奪之與不來何異老賊可惡

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歐遂得免後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 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病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

聖質如初

和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

卽僕便是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亦復可爾耳

王敦時爲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

巢許豈足多慕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妙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生薑湯

彥國不得爲爾

胡毋謙之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

非是父不生是

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歎笑呼入與共飲

四伯擬四凶

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

笨部本切讀如

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羊

盎上声

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方古之四凶

必我孟祖

光逸字孟祖避亂度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

老面皮

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

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在有無間

庾凱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我自卿卿

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

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用卿家法

充純相譏

賈充嘗宴朝士而庾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

桂林一枝

郤詵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

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怪也

如君於盧毓盧珽

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

大笑落水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陸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髭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

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觀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小兒擲瓦石

潘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世說作左太沖

糠粃在前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

周光十一爲將甘羅十二爲相將相寧有種乎

在前

竊謂無復見勝

周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甯遠將軍

頭可截否

劉曜率衆入焉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

二苟相類

小苟酷於大苟

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于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書簏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攻其義劉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神錐神槌

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納輙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椎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加九錫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

帳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克謨父名

相與有瓜葛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蘇武節

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嘆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

髯參軍短主簿

郄超爲桓温參軍温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惟酒忘憂

顧榮桓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使能忘憂病自不作

容卿輩數百人

王導嘗枕周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遠希嵇阮

周顗於王導坐傲然笑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桓沖性儉素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

性急爲累

王述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

連月不醒

王忱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故在我輩

桓温嘗問劉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

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侯曰故在我輩

豈宜以子戲父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謂帝有所求

虞嘯父位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鮆魚鰕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

所聞異於此

王敦兄含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諂道佞佛

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阮格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

勸學宜作勸學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

不亦大乎

讀爾雅不熟

蔡謨初度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豈驢勝馬

王導嘗與諸葛恢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肉糟更久

孔群性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壁後置人

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時

老兵

桓溫辟謝奕爲司馬毎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卒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君侯信自癡

玉述謝萬之妻父也爲楊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殺得好

請大道鬼兵相助

王凝之仕歷會稽内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似是馬曹

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重名勝世曾子不入之子乃欲勝父耶

人那得知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

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何不入闕

毛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闘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闘晃笑而退

諸庾翼翼

庾翼字稚子爰客嘗候孫盛字安見盛子放而問曰

戎國何在放答曰庾穉恭家爰容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一人有半

襄陽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屋下陳尸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短尾爲刁

時苻堅強盛張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郞韓博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同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性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不聞朱買臣妻

王歡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

愷之哭狀

桓温引顧愷之爲參軍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曰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若傾河注海

面皮厚三尺許

了語危語

桓玄時與顧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

漸入佳境

顧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 妙畫通靈

顧愷之善丹清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

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羅什吞針

姚興嘗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

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若遇惡夫打殺打殺

此客必作賊

石崇以豪侈矜物廁上嘗有十餘婢侍立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相謂曰此客

必作賊

## 老妓戲温

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出外整衣冠又呼問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樂殺

氣殺

好大言至此

殺天子賊

劉裕等討桓玄玄敗入蜀益州都護馮遷抽刃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玄子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地不能載

初桓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

妖黨如此

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孤不羞走矣

初孫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劉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餘

說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石勒制法令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之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故人正是難與言恕而不罪

老拳毒手

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

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適相毆擊至是詔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老胡亦趣

不關卿輩老書生

石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

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
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

安敢夢生天子

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
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於漳水

拜賊卿國士

王猛入鄴皇甫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
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為賊

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恠也徽夫嘉之

含辛為淚

慕容熙后苻氏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大斂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含淚者不少

不改帝號

妖賊王始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

如是乃眞能爲失言者

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耶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鎮閒而哂之

漢書

朱儒飽欲死

東方朔初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武帝偉之令行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

以此責人不勝其殺

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飲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爲何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歸遺細君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自在

細君之尊名此

大要教咸諂

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世多令子不待激矣

眉憮

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騶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

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illegible]亦自

屏舐

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

陳驚坐

甚多

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字者毎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漢兵其如予何

嚎呼

漢兵討王莽火及掖庭宮人婦女謕譁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猶抱持符命威斗

後漢書

刻掌文

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會有能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皇后性急

罵畜産

劉寛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

小詞性

也焉言𠢐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回賜不稱官閥

汝南應劭歸于袁紹因自賛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舜比德唐堯

楊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累世通家

孔文舉年拾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一筒餌得都尉

初光武徵時嘗以事拘新野樊曄爲市吏餽餌一筒

可稱罰餌都尉

帝德之不忘仍賜䡴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罰餌得都尉何如

太常妻

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儒學可殺

邊部口辯

邊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韶字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還將讀孝經

向栩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頭上却繞髻也常于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

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匃于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及拜侍中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于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消滅

此侍中還將他乞匃去

遽如許

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

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
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
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
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群羊
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
取焉

魏志

中聖人

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于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河間亦御人

蜀志

彼有其具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

今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一拜一起

先主遣伊籍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權甚異之

卓氏賢買臣妻

買臣會稽人爲漢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張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

人自敬丞相長史

張裔爲留府長史北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裔字）附之疲倦欲死

潞涿君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吳志

國姓相嘲

西使張奉于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謝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諸葛子瑜之驢

諸葛恪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

賜恪

魏略

當唯稱諾

游楚轉隴西太守爲人短小而大聲初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明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

執虎子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

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䆗䆷驅庶車馳也

何故考囚

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常林同皷𪔛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敖𧹍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

酒徒蔣濟

何須如此

時苗為壽春令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公羊未肯服

嚴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典畧

畜生乞與汝

庾信妾徐氏與弟接私通欲求無致言者信庭前有蒼鵝接以書繫於鵝頸信取看之乃接啓也題紙尾曰畜生乞與汝

漢晉春秋

料生不便料死

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

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可對死姚崇算生張說

吳書

反覆没飲

鄭泉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復没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葬陶家側

盛沙塞江可對銜木埋海

男兒臨卒謂同類曰必埜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錄

盛沙塞江

步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潜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預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孫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曰毎讀步隲表輙失笑此

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捋虎鬚

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孫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江表傳

鸚父

會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

歎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對坐中皆歡笑

諸葛恪別傳

禕恪相嘲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

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麾賦咸稱善焉

所出同

太子嘗嘲諸葛恪諸葛元遜恪字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西京雜記

倉卒客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曰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俎上蒸豘一頭厨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身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嘆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以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